

張恨水

著

金粉世家



二十世纪的《红楼梦》

感动无数人的爱情史诗

全面展现二十世纪上半叶交织在

门第、权力与金钱中的中国社会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246.4

33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粉世家/张恨水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.10

(张恨水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613-4081-3

I. 金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5970 号

图书代号: SK7N0999

金粉世家

著 者: 张恨水

特约编辑: 伍 志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思想工社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088 千字

印 张: 36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081-3

定 价: 45.00 元

||原 序||

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，至乐也。然而今日饮食团聚，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？未可卜也。吾有吾身，今日品茗吟诗，微醺登榻，至逸也。然则今日如此，明日仍如此否？又未可知也。最亲近者莫如家人，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，而吾家吾身，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。然而茫茫宇宙间，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？吾自有知识以来，而读书，而就职业，而娶妻，而立家庭，劳矣！而劳之结果，仅仅能顾今日，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。可痛已！何以言之？请以事为证。吾闻某小说家，操笔为文，不及半页之纸，伏案而卒，其死已速矣。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，将成巨和，喜色溢于面，同座一中风出，为上家拦而和之，某夫人一忿而绝，其死又更速也。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，安知其不终篇耶？某夫人于中风刚出，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，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？嗟夫！人生如此，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？此事吾早知之，吾乃不敢少想，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，唯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。何以忘之？作庄子达观而已矣。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，曷遣有涯之生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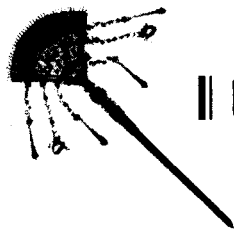
吾之作《金粉世家》也，初尝作此想，以为吾作小说，何如使人愿看吾书？继而更进一步思之，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？至今思之，此又何必？读者诸公，于其工作完毕，茶余酒后，或甚感无聊，或偶然兴至，略取一读，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。而吾书所言，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，是亦足矣。主义非吾所敢谈也，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，吾作小说，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，便已毕其使命矣。今有人责吾浅陋，吾即乐认为浅陋，今有人责吾无聊，吾即乐认为无聊。盖小说为通俗文字，把笔为此，即不免浅陋与无聊；华国文章，深山名著，此别有人在，非吾所敢知也。明夫此，《金粉世家》之有无其事？《金粉世家》之是何命意？都可不问矣。有人曰：此颇似取径《红楼梦》，可曰新红楼梦。吾曰：唯唯。又有人曰：此颇似溶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，而为之缩写一照。吾又曰：唯唯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孰能必其一律？听之而已，吾又何必辩哉？

此书凡八十万言，吾每日书五六百言，起端以至于终篇，约可六年。吾初作是书时，大女慰儿，方牙牙学语，继而能行矣，能无不能语矣，能上学矣，上学且二年矣，而吾书乃毕。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，吾作书毕，且不禁喟然曰：树犹如此也。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，吾幼女康儿方夭亡，悲未能自己，不觉随笔插入文中，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。乃不及二十日，而长女慰儿，亦随其妹于地下。吾作尾声之时，自觉悲痛，不料作序文之时，又更悲痛也。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，

料此书出版，儿墓草深当尺许也。当吾日日写《金粉世家》，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，常窃视曰：“勿扰父，父方作《金粉世家》也。”今吾作序，同此明窗，同此书案，掉首而顾，吾儿何在？嗟夫！人生事之不可捉摸，大抵如是也。忆吾十六七岁时，读名人书，深慕徐霞客之为人，誓游名山大川。至二十五六岁时，酷好词章，便又欲读书种菜，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，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。至三十岁以来，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，但愿一杖一盂，做一游方和尚而已。顾有时儿女情重，辄又忘之。今吾儿死，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，富贵何为？名利何为？做和尚之念，又滋深也。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，所以然，《金粉世家》之如此开篇，如此终场者矣。

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，然若干年月，或尚有存者，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，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？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？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？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？人生无常，吾何能知也？书犹如是，序文犹如是，人之将来，不可测矣。此一点感慨，扩而充之，《金粉世家》之起迄，易于下笔者也。语曰：“读者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小说虽小道，例不外此也。求读者知吾，即求读者之知《金粉世家》耳。此又吾为《金粉世家》序，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。凡百君子，匡而进之，吾固乐于拜而受之。或言于小说以外，则不敢知也。书至此，烈日当空，槐荫满地，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，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。同此午日，同此槐荫，同此书案，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，而为日无多，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。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

1932. 6. 18 张恨水序于北京



|| 目 录 ||

原 序

概 子

第一回

第二回

第三回

第四回

第五回

第六回

第七回

第八回

第九回

第十回

第十一回

第十二回

第十三回

第十四回

第十五回

第十六回

第十七回

第十八回

第十九回

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帆旧热泪向人弹/009
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/014
月夜访情倚重来永巷 绮宴招朋友双款幽斋/019
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遇幽篁老屋重价相求/023
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/027
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溷小聚同坐归车/031
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/036
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/040
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/045
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/049

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极酸麻/054
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/060
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/065
约指勾金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/070
隔户听闻朝漏传消息 登堂难容问惹起风波/074
盛舍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考上客吉士诱之/080
种玉问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/086
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/092
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珍惜明珠/097
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虞白镫中/101





-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/106
-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/111
-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/116
-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/120
-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/125
-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/130
- 第二十六回 星泄春光借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/134
-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/139
-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醮金献寿授受各相宜/144
-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/149
-
-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/154
-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/159
-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随瞞将善吼狮/164
-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败场秋史 饕餮成画饼醋海激波/169
-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/174
-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/178
-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/183
-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/188
-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/193
-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/198

-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/203
-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/208
-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妻屈家翁/213
-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秋事 水落石出绸帐卜婚期/219
-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/224
-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/229
-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/235
- 第四十七回 屢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/241
-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/246
-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誉如仙/251
-
-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日驰骋/256
-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婚绅家/261
-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激嫌/266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/271
-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/276
-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尅醉无由/281
-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/286
-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/291
-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嗜豚犬忿欲分居/296
-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秋画浪子登程/301





-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/306
-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/311
-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狷见人何以堪/316
-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/322
-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/327
-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/332
-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/337
-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怀悦玉树双辉/342
-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/347
-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/352
-
-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/357
-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觴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/362
-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道遥为急使忙里偷闲/367
-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/372
-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激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/377
-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/383
-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颠/388
-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/394
-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漫云长厚殉节见真情/399
-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帆家山/405

-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/410
-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/415
-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/421
-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/426
-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/431
-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伏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/436
-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/441
-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/446
-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欺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/451
-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/456
-
-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預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/461
-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/466
-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笑盼一顾郎趾匆匆/471
-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驱车媿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/476
-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/481
-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闲楼居/486
-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/491
-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帆前情/496
- 第九十八回 院宇出襟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/501
-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恣情局孤忙/505



- 第一百回**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/510
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/514
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/518
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潮/522
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/527
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/531
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/536
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/540
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/544
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/548

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雄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/553
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/559
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/565
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/571



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

人生的岁月，如流水地一般过去。记得满街小摊子上，摆着泥塑的兔儿爷，忙着过中秋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可是一走上街去，花爆摊，花灯架，宜春帖子，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，原来要过旧历年了。到了过年，由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应得忙一忙。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，倒不算什么，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，没法交代而外，一律和平常一样。到了除夕前四五日，一部分的工作已停，反觉消闲些啦。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，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。半天没有什么事情，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，也点缀点缀年景。一起这个念头，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。到了西四牌楼，只见由西而来，往西而去的，比平常多了。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，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，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。再往西走，卖历书的，卖月份牌的，卖杂拌年果子的，渐渐接触眼帘，给人要过年的印象，那就深了。快到白塔寺，街边的墙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，红对联下面，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一个大砚池，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支大小笔。桌子边，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。这种人家叫作书春的。就是趁着新年，写几副春联，让人家买去贴，虽然不外乎卖字，买卖行名却不差，叫作书春。但是这种书春的，却不一定都是文人。有些不大读书的人，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，也做这行买卖。所以一般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，不十分注意。就是在下落拓京华，对于风尘中人物，每引为同病，而对于书春的，却也是不大注意。

这时我到了庙门口，下了车子，正要进庙，一眼看见东南角上，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。当时我的好奇心动，丢了庙不进去，走过街，且向那边看看。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，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，向里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，坐在一张桌子边，在那里写春联。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，却在那里收钱，向看的人说话。原来这个妇人书春，和别人不同，别人都是写好了，挂在那里卖；她却是人家要买，她再写。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；人家说是要贴在客堂里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也罢了，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。至于联文，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，但是也难为她记得。我这样想时，猛抬头，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行书一张广告。上面是：

飘茵阁书春价目

诸公赐顾，言明是贴在何处者，当面便写。文用旧联，小副钱费二角，中副三角，大副四角。命题每联一元，嵌字加倍。

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，心想，她真有这个能耐？再看看她，那广告上，直截了当，一字是一字，倒没有什么江湖话。也许她真是读书种子，贫而出此。但是那“飘茵阁”三字，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，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？我在一边这样想时，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，笔姿很是秀逸。对联写完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，抬起头来，微微嘘了一口气。我看她的脸色，虽然十分憔悴，但是手脸洗得干净，头发理得齐整，一望而知，她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。我一面张望，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。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，早对着我笑面相迎，问道：“先生要买对联吗？”我被她一问，却不好意思说并不

要对联，只得说道：“要一副，但是要嵌字呢，立刻也就有吗？”那个写字的妇人，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，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，便带着笑容插嘴道：“这个可不敢说。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，有不容易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，勉强总可以试一试。”我听她这话，虽然很谦逊，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。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，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，要周济周济她。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。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，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，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。我拿着名片，递给那个老妇人，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，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。我便说道：“我倒不要什么春联，请你把我的职业，做上一副对联就行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。”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，是个业余新闻记者，署名却是文丐，笑道：“这位先生如何太谦？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，行么？”我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她又笑道：“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，做得又不好，先生不要笑话。”我道：“很愿意请教，不必客气。”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，抽出两张来，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，大概分出七个格子。于是分了一张，铺在桌上，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。然后将一支大笔，伸到砚池里去蘸墨。一面蘸墨，一面偏着头想。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，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，于是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写了下去。七个字写完，原来是：

文章直至饥臣朔。

我一看，早吃了一大惊，不料她居然能此。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。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，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，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，饥字更是活用了。她将这一联写好，和那老妇人牵着，慢慢地铺在地下。从从容容，又来写下联。那七个字是：

斧钺终难屈董狐。

这下一联，虽然是个现成的典，但是她在董狐上面，加了终难屈三个字，用的是活对法，便觉生动而不呆板。这种的活对法，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，决不能措之裕如。到了这时，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。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，我觉得过于唐突了。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，拿出三毛五毛，拿一副对联就走。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，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这样藐视文人的事，我总是不肯做的。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：“这对联没有干，暂时我不能拿走。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，回头我的事情完了，再来拿。如是晚些，收了摊子，到你府上去拿，也可以吗？”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，书春的妇人，一口便答应道：“可以可以！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。门口有两株槐树，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，写冷宅两个字，那就是舍下。”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，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，点了一个头，和她作别，便退出了人丛。

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一句遁词。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，各坐谈了一阵，日已西下，估计收了摊子了，便照着那妇人所说，去寻她家所在。果然，那个小胡同里，有两株大槐树，槐树下面，有两扇小白门。我正在敲门问时，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，背着零碎东西，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。我正打算打招呼，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，便喊道：“那位先生，这就是我们家里。”她们一面招呼，一面已走上前，便让我进里面去坐。我走进大门一看，是个极小的院子，仅仅只有北房两间，厢房一间。她让进了北屋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带着一个十岁的男孩子，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。见了我进来，起身让坐。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，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，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。那个老妇人，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。那书春的妇人，却和那个老头子，来陪我说话。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，他说他叫韩观久。我道：“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？”韩观久道：“也可以说是一家，也可以说是两家。”便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是我家姑奶奶，她姓冷，所以两家也是一家。”我听了这话不懂，越发摸不着头脑。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，便道：“不瞒你先生说，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。刚才那个老太太，我就是她喂大的，这是我妈妈爹呢。”我这才明白了，那老妇人是她乳母，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。这时我可为难起来，要和这



个妇人谈话了，我称她为太太呢，称她为女士呢？且先含糊着问道：“贵姓是冷？”对道：“姓金，姓冷是娘家的姓呢。”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。便道：“金太太的才学，我实在佩服。蒙你写的一副对联，实在好。”金太太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。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，哪里谈到好坏？本来呢，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，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，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，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，亲自出去。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，好奇心动，必定能买到一两副的。”说着脸一红。又道：“这是多么惭愧的事！”我说：“现在潮流所趋，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，自谋生活，这有什么作不得？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，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，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？”我道：“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，这又何妨？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？”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：“一来为教他，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；其实也是有限得很，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。”我说：“这位是令郎吗？”金太太凄然道：“正是。不为他，我何必还受这种苦，早一闭眼睛去了。”便对那孩子道：“客来了，也不懂一点礼节，只躲到一边去，还不过来鞠躬。”那孩子听说，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。我执着那孩子的手，一看他五官端正，白白净净的。手指甲剪得短短的，身上穿的蓝布棉袍，袖口却是干净的，并没有墨迹和积垢。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，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，更可钦佩。但是学问如此，道德又如彼，何至于此呢？只是我和人家初交，这是人家的秘密，是不便于过问的，也只好放在心里。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，就越发深了。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，无法出手。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，看一看里面，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。我一想，像我文丐，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，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。但是退一步想，她的境遇，总不如我，便多送她三元，念在斯文一脉，也分所应当。一刹那间，我的恻隐心，战胜了我的心，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，放在那小孩子手里。说道：“快过年了，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爆放罢。”金太太看见，连忙站起来，将手一拦那小孩。笑着说道：“这个断乎不敢受！”我说：“金太太你不必客气。我文丐朝不保夕，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。我既然拿出来了，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，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。”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，谅是辞不了的，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，将款收了。那个老妇人，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。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，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，十落五六，成了半只铁碗。杯子里的茶叶，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，浮在水面上。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，都是最简陋的了。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儿，将她对联取了，自回家去，把这事也就扔下了。

过了几天，已是新年，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。我的朋友来了，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，便问是哪个写的？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，只要人家一问，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，对人说了，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新正月初七日，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，邀了七八个朋友，在家里尽一日之乐。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，金太太那个儿子，忽然到我这里来拜年，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《唐宋诗醇》。那小孩子说：“这是家里藏的旧书，还没有残破，请先生留下。”他说完，就去了。我送到大门口，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。我回头和大家一讨论，大家都说：“这位金太太，虽然穷，很是介介，所以她多收你三四块钱，就送你一部书。而且她很懂礼，你看她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，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呢。”我就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很钦佩金太太，何不帮她一个忙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忙要怎样帮法？”我说：“若是送她钱，她是不要的，最好是和她找一个馆地。一面介绍她到书局里去，让她卖些稿子。”大家说：“也只有如此。”又过了几天，居然和她找到一所馆地。

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，把话告诉她。她听了我的话，自然是感激，便问：“东家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这家姓王，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，只教他家两位小姐。”金太太说：“是江苏人吗？”我道：“是江苏人。”金太太紧接着说：“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？”我道：“是的。”金太太听说，脸色就变了。她顿了一顿。然后正色对我道：“多谢先生帮我的忙，但是这地方，我不能去。”我道：“他家虽是有钱，据一般人，也是一个文明人家。据我说，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。”金太太道：“你先生有所不知，这是我一家熟人，我不好意思去。”她口里这样说，那难堪之色，已经现于脸上。我一想，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，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，有刺探人家秘密之嫌。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去也好，慢慢再想法子罢。”金太太道：“这王家，你先生认识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认识，不过我托敞友辗转介绍的。”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你先生是个

热心人，有话实说不妨。老实告诉先生，我一样地有个大家庭，和这王家就是亲戚啦。我落到这步田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那头越发低下去了，半晌，不能抬起来。早有两点眼泪，落在她的衣襟上。这时，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，金太太搭讪着和那老妇人说话，背过脸去，抽出手绢，将眼睛擦了一擦。我捧着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，又呷二口茶，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她，那么，你家庭里那些人，哪里去了呢？但是我总怕说了出来，冲犯了人家，如此话到了舌尖，又吞了下去。这时，她似乎知道我看破了她伤心，于是勉强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先生不要见怪，我不是万分为难，先生给我介绍馆地，我决不会拒绝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我很明了，不必介意。”说完了这两句话，她无甚可说了，我也无甚可说了。屋子里沉寂寂的，倒是胡同外面卖水果糖食的小贩，敲着那铜碟儿声音，一阵阵送来。我又呷了几口茶，便起身告辞，约了过日再会。

我心里想，这样一个人，我猜她有些来历，果然不错。只是她所说的大家庭，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？后来我把她的话，告诉了给她找馆地的那个朋友。那朋友很惊讶，说道：“难道是她呢？她怎样还在北京？”我问道：“你所说的她，指的是谁？”我那朋友摇摇头道：“这话太长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。若真是她，我一定要去见见。”我道：“她究竟是谁？你说给我听听看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现在且不必告诉你，让我见了她以后，哪一天晚上你扇一炉子大火，沏一壶好茶，我们联床夜话，我来慢慢地告诉你，可当一部鼓儿词听呢。”他这样说，我也不能勉强。但是我急于要打破这个哑谜，到了次日，我便带他到金太太家里去，作为三次拜访。不料到了那里，那冷宅的一张纸条，已经撕去了。门口另换了一张招租的帖子。我和我的朋友都大失所望。我的朋友道：“不用说，这一定是她无疑了。她所以搬家，正是怕我来找她呀。既然到此，看不见人，进去看看屋子，也许在里面找到一点什么东西，更可以证明是她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理，便和他向前敲门。里面看守房子的人，以为我们是赁房的，便打开门引我二人进去。我们一面和看守屋子的人说话，一面把眼睛四周逡巡，但是房子里空空的，一点什么痕迹都没有。我的朋友，望着我，我望着他，彼此微笑了一笑。只好走出来。走到院子里，我的朋友，看见墙的犄角边，堆着一堆字纸，便故意对着看屋子的人道：“你们把字纸堆在这里，不怕造孽吗？”说时，走上前便将脚拨那字纸。我早已知道他的命意，于是两个人四道眼光，像四盏折光灯似的，射在字纸堆里。他用脚拨了几下，一弯腰便捡起一小卷字纸在手上。我看时，原来是一个纸抄小本子，烧了大半本，书面上也烧去了半截，只有“零草”两个字。这又用不着猜的，一定是诗词稿本之类了。我本想也在字纸堆里再寻一点东西，但是故意寻找，又恐怕看屋子的人多心，也就算了。我的朋友得了那个破本子，似乎很满意的，便对我说道：“走罢。”

我两人到了家里，什么事也不问，且先把那本残破本子，摊在桌上，赶紧地翻着看。但是书页经火烧了，业已枯焦。又经人手一盘，打开更是粉碎。只有那两页书的夹缝，不曾被火熏着，零零碎碎，还看得出一些字迹，大概这里面，也有小诗，也有小词。但是无论发现几个字，都是极悲哀的。一首落真韵的诗，有一大半看得出，是：

……莫当真，浪花风絮总无因。灯前闲理如来忏，两字伤心……

我不禁大惊道：“难道这底下是押身字？”我的朋友点点头道：“大概是吧。”我们轻轻翻了几页，居然翻到一首整诗，我的朋友道：“证据在这里了。你听，”他便念道：

铜沟流水出东墙，一叶芭蕉篆字香，不道水空消息断，只从鸦背看斜阳。

我说道：“胎息浑成，自是老手。只是这里面的话，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你看这里有两句词，越发明了。”我看时，是：

……说也解人难。几番向银灯背立，热泪偷弹。除是……



这几句词之后，又有两句相同的，比这更好。是：

……想当年，一番一回肠断。只泪珠向人……

我道：“诗词差不多都是可供吟咏的，可惜烧了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岂但她的著作如此，就是她半生的事，也就够人可泣可歌呢。”我道：“你证明这个金太太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她吗？”我的朋友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我说道：“这个她究竟是谁？你能够告诉我吗？”我的朋友道：“告诉可以告诉你。只是这话太长了，好像一部二十四史，难道我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说到民国纪元为止吗？”我想他这话也是，便道：“好了，有了一个主意了。这回过年，过得我精穷，我正想作一两篇小说，卖几个钱来买米。既然这事可泣可歌，索性放长了日子干，你缓缓地告诉我，我缓缓地写出来，可以作一本小说。倘若其中有伤忠厚的，不妨将姓名地点一律隐去，也就不要紧了。”朋友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怎样告诉你，你怎样写得了。须知我告诉你时，已是把姓名地点隐去了哩。再者我谈到人家的事，虽重繁华一方面，人家不是严东楼，我劝你也不要学王凤洲。”我微笑道：“你太高比，凭我也不会作出一部《金瓶梅》来，你只要把她现成的事迹告诉我，省我勾心斗角，布置局面，也就很乐意了。”我的朋友笑道：“设若我造一篇谣言哩？”我笑道：“当然我也写上。作小说又不是编历史，只要能自圆其说，管他什么来历？你替我搜罗好了材料，不强似我自造自写吗？”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，自然不便推辞。而且看我文穷得太厉害了，也乐得赞助我作一篇小说，免得我逢人借贷。自这天起，我们不会面则已，一见面就谈金太太的小史。我的朋友一天所谈，足够我十天半个月的投稿。有时我的朋友不来，我还去找他谈话。所幸我这朋友，是个救急而又救穷的朋友，立意成就我这部小说，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，供我铺张。自春至夏，自秋至冬，经一个年头。我这小说居然作完了。至于小说内容，是否可歌可泣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事实虽是够那样的，但是我的笔笨写不出来，就不能令人可歌可泣了。好在下面就是小说的正文，请看官慢慢去研究罢。

【第一回】

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

却说北京西直门外的颐和园，为逊清一代留下来的胜迹。相传那个园子的建筑费，原是办理海军的款项。用办海军的款子，来盖一个园子，自然显得伟大了。在前清的时候，只是供皇帝、皇太后一两个人在那里快乐。到了现在，不过是刘石故宫，所谓亡国莺花。不但是大家可以去游玩，而且去游览的人，夕阳芳草，还少不得有一番凭吊呢。北地春迟，榆杨晚叶，到三月之尾，四月之初，百花方才盛开。那个时候，万寿山是重嶂叠翠，昆明湖是春水碧波，颐和园和邻近的西山，便都入了黄金时代。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儿的，所谓吃一点，喝一点，乐一点，像这种地方，岂能不去游览？所以到了三四月间，每值风和日丽，那西直门外，香山和八大处去的两条大路，真个车水马龙，说不尽的衣香鬓影。

这一年三月下旬，正值天气晴和，每日出西直门的游人，络绎于途。什么汽车马车人力车驴子，来来往往，极是热闹。但是有些阔公子，马车人力车当然是不爱坐。汽车又坐得腻了。驴子呢，嫌它瘦小。先有一项不愿受的，就是驴夫送来的那条鞭子太脏，教人不敢接着。有班公子哥儿，家里喂了几头好马，偶然高兴出城来跑上一趟马。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，轻衫侧帽，扬鞭花间柳下，目击马嘶芳草的景况，那是多么快活呢！在这班公子哥儿里头，有位姓金的少爷，却是极出风头。他单名一个华字，取号燕西，现在只有一十八岁。兄弟排行，他是老四，若是姐妹兄弟一齐论起来，他又排行是第七，因此他的仆从，都称呼他一声七爷。他的父亲，是现任国务总理，而且还是一家银行里的总董。家里的银钱，每天像流水般地进来出去。所以他除了读书而外，没有一桩事是不顺心的。这天他因天气很好，起了一个早，九点多钟就起来了。在家中吃了一些点心，叫了李福、张顺、金荣、金贵四个听差，备了五匹马，主仆五人，簇拥着出了西直门，向颐和园而来。燕西将身上堆花青缎马褂脱下来，扔给了听差，身上单穿一件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，将两只衫袖，微微卷起一点，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。右手勒着马缰绳，左手拿着一根湘竹湖丝洒雪鞭。两只漆皮鞋，踏着马镫子，将马肚皮一夹，一扬鞭子，骑下的那匹玉龙白马，在大道之上，掀开四蹄，飞也似的往西驰去。后面的金荣，打着马赶了上来，口里嚷道：“我的小爷，别跑了。这一摔下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说时，那后面的三匹马，也都追了上来。路上尘土，被马蹄掀起来，卷过人头去。燕西这一跑，足有五里路。自己觉得也有些吃力，便把马勒住。那四匹马已是抄过马头，回转身来，挡了去路。燕西在驼绒袍子底下，抽出一条雪花绸手绢，揩着脸上的汗，笑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金荣道：“今天路上人多，实在跑不得。摔了自己不好，碰了别人也不好，你看是不是？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们都是好人？前天你学着开汽车，差一点儿把巡警都碰了。”金荣笑道：“可不是！你骑马的本领，和我开车的本领差不多，还是小心点罢。高高兴兴出来玩一趟，若是惹了事，就是不怕，也扫兴得很啦。”燕西道：“这倒像句话。”李福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在头里走。”说着，他们四匹马，掉转头，在前面走去。燕西松着马缰绳，慢慢在后面跟着。

这里正是两三丈宽的大道，两旁的柳树，垂着长条，直披到人身上马背上来。燕西跑马跑得正有些热，柳树底下吹来一两阵东风，带些清香，吹到脸上，不由得浑身爽快一阵。他们的马，正是在下风头走，清香之间，又觉得上风头时有一阵兰麝之香送来。燕西在马背上目睹陌头春色，就不住地领略这种香味。燕西心里很是奇怪，心想，这倒不像是到了野外，好像是进了人家梳头室里去了呢。一面骑着马慢慢走，一面在马上出神。那一阵香气，却越发地浓厚了。偶然一回头，只见上风头，一列四辆胶皮车，